

我至今记得小叔的模样。花衬衫，喇叭裤，长长的鬓角像钩子一样紧贴面颊，有时斜背一把吉他，在小镇的青石板上招摇而过，一不留神溅一脚泥——小叔是出了名的时髦青年，八十年代流行的东西，没有他不玩的。有一阵他迷上了霹雳舞，在爷爷的菜园子里日夜苦练，踩坏了数棵矮脚青菜后，江湖有传言：龙王庙出了个“霹雳舞王子”。王子在菘溪镇独孤败，倍感寂寞，跑去县城跟人家“斩舞”，结果灰溜溜地回来。

后来我问起这件事，小叔有点脸红，县城算什么……上海也不算什么……他褪下烟头，眼神闪烁，现在都时兴去南边……算了，跟你讲了你也懂。常有些漂亮阿姨来找小叔。她们穿着花枝招展，活像西游记里一伙刚出浴的妖精。妖精们三五成群，隔着菜园大声叫小叔的名字：路建国，出来一道蛮！接着嘻嘻哈哈笑成一团。爷爷就恨恨地骂，不三不四。

“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；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”么儿从来是最受宠爱的吧。爷爷常埋怨奶奶，把小叔宠成了废材。他对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“小畜生”头疼不已，可除了打，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办法。我喜欢和小叔一起玩。他大我十多岁，不太像长辈，倒像个大哥。春天捉蚂蚱，夏天钓龙虾，秋天摸柿子，冬天偷塘鱼，很少有空手回家的时候。小叔告诉我，龙虾喜欢拌了猪血的蚯蚓，甲鱼最爱吃新鲜的猪肝。他咬着一根狗尾草，得意洋洋地走在田埂上。我拎着一铅桶的战利品，屁颠颠地跟在他身后，像个快乐的跟屁虫。

龙王庙路家的老么，我奶奶的心头肉，小镇第一批浪荡子弟，我的叔叔。

我爸是镇上另一个异端。作为家中长子，又是南方饥饿年代出生的罕见的大学子，二十出头就长成一副四十岁的模样。我爸擅长打架，干完一架，就着缴获的双沟大曲或沙洲优黄，盘腿在行军床上看书。无论是《金光大道》《赤脚医生手册》，还是《拖拉机修理技术》、高中几何课本，他都读得津津有味。恢复高考第一年，我爸考取了师范，是镇上唯一“考上学的”。小叔不像话的时候，我爷爷揍完，我爸接着揍，说不清谁下手更狠一些。我奶奶不敢拉。所以我小叔见到我爸有点怕，说长兄若父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有几次小叔在我爸那里挨了揍，低眉顺眼的，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。过了一会，他悄悄用手肘捅我，阿去钓龙虾？我点点头，像一对难兄难弟。

我爷爷的打算是，让初中毕业的小叔先晃荡两年，等他退休了，小叔顶替他进“国二厂”。我爷爷是八级钳工，老党员，凭一双手做到工人阶级的塔尖。据说要不是脾气臭，酒后爱打人，早当厂长了。新任厂长是他徒弟，应该会卖他这个面子。

小叔一边往嘴里扒饭，一边嘟囔，我才不去国二厂……我要做生意。我爷爷放下筷子，做什么生意？跟阿福、塌扁头他们去深圳批点牛仔裤、电子表，不要太好卖！小叔眉飞色舞，他们去过好几趟了，说一次能挣几百块。你哪来的本钱？本钱嘛……你借我一点……啪！一记清脆的耳光。咣当一声，饭碗落地，像一个斩钉截铁的句号。

我爷爷有充分的理由揍小叔一顿。国二厂的全称是县国营第二碾米厂，响当当的大厂，进厂就发两套工作服、一双翻毛皮大头皮鞋。逢年过节，整箱整箱的国光苹果、整条整条的大青鱼停在仓库里，等职工搬回家。在我爷爷看来，那些做生意的，跑单帮的，不过是暂时钻了政策的空子，国家早晚会同过头来收拾这帮投机倒把的。我爷爷坚信，个体户再有钱，不过是一时风光，国营大厂才是千帆万代的。

那个下午，小叔给我钓了好多好多龙虾，一个铅桶装不下，我跑去同学家又借了一个。我喜笑颜开，说够了够了，吃到明天都吃不完了。小叔也笑，

出小镇记

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，说再钓几个。第二天小叔没回家。我奶奶翻床头的柜，发现少了一百八十五块钱。这不是小叔第一次离家出走了。《少林寺》风靡全国的那一年，小叔卷走了家里所有的全国粮票，登上北去的列车，去嵩山少林寺学武。小叔哪吃得练武的苦，没几天就跑了。等他一路玩回家，奶奶都快急疯了。免不了被爷爷一顿痛打，几天都下不了床。

这一回，小叔是跟阿福、塌扁头他们一起走的，先从镇北的长途汽车站坐车去上海，再乘绿皮火车去广州。还没出广州火车站，小叔的钱和证件全被偷了。他大概觉得回家太丢脸，硬着头皮留下来，在工地打黑工。小叔年轻气盛，又仗着学过“武术”，三天两头跟人打架。最后一次，被打断了几根肋骨。工友背着他去医院，发现他口袋里连挂号的钱都没有。肇事者跑了。工友们凑了点钱给他治病。等能下地走路了，小叔偷偷溜出医院，扒上回程的火车，一路逃票回到小镇。

他躲在阿福家里，白天睡觉，晚上偷偷摸到爷爷家门口，徘徊良久，不敢敲门。彼时腊月，天寒地冻。大年三十晚上，大家正围着桌子吃年夜饭，家里的狗突然狂吠。奶奶神色大变，捧下饭碗冲了出去，逮住了瑟瑟发抖的小叔。

我几乎认不出他。眼前的这个人，套一件油腻腻的棉袄，腰间扎着草绳，蓬头垢面，分明是个乞丐。过完正月十五，爷爷提着木棍，把小叔赶进屋子。爷爷锁上房门，吩咐“没我的话，谁都不许进来”。屋子里传出鬼哭狼嚎，“爹爹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！”

奶奶坐在院子里，一句话不说。“妈妈，妈妈救我呀！”我咚咚咚敲门，门不开。我又跑去拉奶奶，让她求爷爷手下留情。我怕爷爷把小叔打死了。奶奶坐着，纹丝不动。突然间，暴起一嗓子——“打得好！”

回头一看，她满脸的泪水。打你个年少轻狂，打你个游手好闲，打你个不辞而别，打你个没心没肺。

我爷爷拎一瓶泸州大曲、一条红壳子（牡丹）去了厂长家，一路上反复练习谦卑的表情。用爷爷的话，“老子一辈子没这么低三下四过”。小叔提前进了国二厂，成了电工班的一名学徒工。每天一身黄灰色电制服，骑着自行车，蔫头巴脑地跟着爷爷去上班，一路上不敢超过爷爷。小叔的主要工作是：换灯泡，给师傅递烟泡开水，帮师傅扶梯子，听师傅吹牛皮。在此期间，他跟同厂一个叫淑珍的女工谈起了恋爱，去县里看过三四场电影。就这样安分了一年多，小叔又一次消失了。

传言满天飞。有人说他在上海城隍庙摆地摊，有人说他在珠海给老板拎包，更离谱的，说他加入了海南的黑帮，成了一名厉害角色。

每次得到消息，爷爷奶奶都匆忙



小叔

路明

赶去，然后一无所获地回来。最远一次去了新疆哈密，只因为电视新闻里的一个侧影像小叔。淑珍来过爷爷家几次，哭着来，哭着走。不知折腾了多少回，花了多少钱，十几家报纸登了寻人启事，找不回这个任性的儿子。

有一天我去爷爷家。爷爷出门买煤球去了，奶奶一个人在家，桌上摆了一只鲜鸡蛋糕。那时候的小镇，蛋糕还是个稀罕事物。我欢呼一声，扑了过去。等我大快朵颐，抹着嘴巴问奶奶，怎么知道我今晚会来？

奶奶笑了，今天是建国生日……便宜了你个小鬼。十年过去了。国二厂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，工资发不出来，工人只上半天班；老街上，显赫一时的供销社拆了，原址建起一座“温州皮鞋城”；电影院关门，新华书店开始卖各种人体摄影集；塌扁头进了狱，阿福承包一家校办工厂，成了大老板；当年找小叔“蛮”的“妖精”们，一个接一个嫁了人。我常看见淑珍骑着助动车，驶过尘土飞扬的街头，送她儿子上小学。

关于小叔，有了些不好的传言。有说他在煤矿出了事，几十个人全部闷在井下；有说他死于黑帮械斗，尸体趁黑沉入海底。奶奶怎么都不信。她拉着我的手，絮絮叨叨，你小叔六岁时掉进河里，差点送了命。那天奶奶在纺织厂上着班，突然一阵心口疼。她说母子连心，真要出事的话，做娘的一定能感觉到。爷爷想起这个儿子就暴跳如雷，不是骂他没出息，有家不敢回，就是骂他没良心，赚了钱忘了爹娘。骂完瘫坐在躺椅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

渐渐地我才明白，爷爷的痛骂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安慰：情愿他是个蠢种，情愿他忘恩负义，而不愿去相信更残酷的结局——小叔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

老理发铺（油画）
谢安幸

网师园的想起

陶文瑜

我要为卜复鸣先生的《品读网师园》记一些文字。

卜复鸣先生的《品读网师园》是演唱会，我是他的帮唱嘉宾。

二十多年前了，我刚调到《苏州杂志》社，有一段时间，几乎是每天下午吧，都是去网师园茶室喝茶。朋友要找我，我说，我在网师园茶室，你过来吧。朋友来了以后说，我又不要玩园林，我是来看你的呀，看你还要买门票。但我心情很好，觉得网师园是我们家中的一个园子。

有时候带着一册书，想到了翻几页，走不下去就丢开了在园子里随意走走，我自己和自己玩一个游戏，将《三言二拍》或者戏曲评弹中的故事安置在一些风景里，感觉很设身处地。当时没有想起《古文观止》和古典诗词，我想我这个人生活在古代也不会参加科举，逼着自己参加，估计秀才都不一定能考取。

《品读网师园》之前，卜复鸣先生还写作出版了《留园导读》，《留园导读》序言的作者是王稼句先生，稼句满腹经纶，故而头头是道。若是在古代，参加科举不出意外基本三甲，然后去翰林院修撰，说不定老皇帝会将太子交给他教育呢。现在，我跟在稼句后面写作，心里有点怯场。

其实每一个苏州人，心里面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网师园，要不我来写一写属于我的那个，也是避实就虚或者说另辟蹊径了。

我初到杂志社，就听陆文夫先生说起，曾经借住在网师园里创作小说。老陆说园林里不能用明火，所以一日三餐要走出园子去打饭。上一家老饭店，二两老酒，几碟小菜，完了以后再踱着步子回园子里去，去到当年老舍或者小姐居住的堂楼，摊开稿笺，一笔一划地写开去。半夜里肚皮饿了，只能咬二块饼干，这时候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不远处的小巷里，敲着竹梆子，走街串巷的馄饨担，敲着汤汤水水的小馄饨。这时候老陆的网师园，应该已经是参观游览的风景名胜了。

卜复鸣先生的《品读网师园》说这里曾经是古人的家，古人在这里人来人往生老病死，而岁月在这里春夏秋冬风顺流而下。

我还要提起的一件旧事是，解放后不久，苏州园林开始全面整修，周瘦鹃对园林管理处的领导说，阿龙倒是个专业人材，可以派上用场了。

这个阿龙解放前是骨董店小开，有点不务正业的意思。大跃进开始以后，大量的红木家具被用于算盘珠和秤杆的制造，身在园林管理处的阿龙东奔西走，所获甚丰，当时的情形下，花五千元，就能把园林里的一间厅堂布置得像模像样了。

现在网师园的“看松读画轩”里，陈列着两块别致的松化石和柏化石，这也是阿龙从民间收购来的。两块石头分明有着清晰的木纹，而敲在上面，却是“咚咚”的金属声响。周瘦鹃自然识得这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，所以爱不释手。

周瘦鹃说，阿龙啊，这两块石头你是三十元买来的，这样吧，我出六十元，你让我在爱莲堂里放一放如何？

阿龙说，不可以的，周先生，承蒙你介绍我到园林里工作，我既然是一个国家的工作人员了，这两块石头就只能放在园林里，这件事情对不住你了。

我要说卜复鸣先生笔下有关网师园的亭台楼阁山石花木，很多都有着和“看松读画轩”里松化石和柏化石一样的经过经历，一样的经典流传。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

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谈父亲

一苇

强，我知道如果不是出了大事，她是不会让我半夜赶回家的，况且我在南京，离老家将近200公里。家人不放心我打回去，后来公公请了一个亲戚开车送我回去，我一路哭着赶到了医院。

到了医院，爸妈两边几乎所有的亲戚都已经到了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个场面更加重了我的恐惧。那时抢救手术刚刚做好，父亲已经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。主刀的医生说当时情况非常危急，血压高到了220，脑出血，做手术时人已经陷入昏迷。第二天下午，医生说父亲脑水肿没消退，要进行第二次手术，并告知了可能出现的风险，包括可能下不了手术台……随后让签家属同意书。我清楚地记得我是浑身颤抖着签下名字的。几天之后，父亲还是浅昏迷状态，呼吸不好。医生决定实施气管切开术。还是我签了

字——不签就代表放弃，只能一搏。这一刻我帮父亲选择了他的命运，手术成功或失败，只能听天由命。

之前的国庆假期表弟结婚，我和丈夫回老家参加婚礼。我们一家四口拍了张合影，照片上的四个人笑得开开心心，父亲也好精神。没想到短短的一个多月之后，我再次见到他是在重症监护室里，身上插满管子，不能动弹，不能进食，无法自主呼吸。

我想起小时候父亲接送我上学，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上，小镇街上一面墙上刷着几个大字，“建设现代化，迎接2000年”。每次经过那面墙，那个2000年总勾起我对未来和长大的无限遐想。现在新世纪已经过去十几年了，我也早已不是那个坐在父亲后座上无忧无虑的小女孩。

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求学路上奔波。不断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，

打着求学进步的名义，过着自以为积极向上进的生活。即使经常回家看望父母，也都是匆匆忙忙。自以为自己工作学业上的成绩就是对父母最大的报答。象牙塔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我一直以为自己还是孩子的错觉。我没意识到自己也是一个三十出头的人了，更加没有意识到父母一年年开始衰老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从来没住过院，也没有什么慢性病。父亲毫无征兆地突然倒下，而且是如此严重，给了我当头一击，同时也感到恐惧，死亡原来离我和家人这么近。

很多时候，我总在脑海里畅想若自己能自由选择时间，永远生活在自己所选定的时空里那该有多好。那么，我会选择我读研的那段时光，那时一切都那么新鲜而美好，而父母也还不太老。我希望时光就永远那么停滞下去，当然这只是个幼稚的

用一个弥天大谎，换他最后的安心。

可是我没有。

突然间，哭声四起。我也跟着哭了起来。

泪眼朦胧中，我朝门外望去。我总觉得小叔会突然冲进来，像电视里演的那样，跪倒在爷爷的灵床前，哭喊着“我来晚了”。

奶奶的手颤抖着，合上了爷爷的眼睛。从此绝口不提小叔。一场葬礼，宣告了两个男人的死亡。

两个姑妈不放心奶奶一个人，都想接她过去住。奶奶不肯，说我一个人过挺好的，别的地方住不惯。她甚至不愿去子女家过年，宁可一个人守着老屋。

爸爸想带奶奶出去旅游，被拒绝——老胳膊老腿了，不想折腾。

有个地产老板看中了这院子，跑去跟奶奶商量，被轰了出来——多少钱也不卖。

奶奶的生活很规律，这多少让子女放心。每天五点半起床，在院子里做一套自己发明的健身操，早饭是咸菜热粥，吃完出门散步，去附近的公园坐一坐。钟点工阿姨过来做午饭，吃剩下的晚上热一热再吃。下午打个盹，看看电视，偶尔有老相识过来聊些闲话。晚饭后早早锁了院门，躺在被窝里听收音机。

墙上挂着新拍的全家福，一大家子人簇拥着奶奶，祖孙四代，前前后后，站得密不透风，不觉得少了一个人。奶奶眯着眼睛，笑得很开心。

前年除夕，我和爸妈回老家陪奶奶守岁。奶奶在爷爷的照片前点上三炷香，放上一碗他最爱吃的红烧鳊鱼。暮色昏黄，屋外的鞭炮开始此起彼伏。

夜里，我睡在老屋里，点着火盆，压着厚厚的棉被，沉重而安心。

半夜，不知为什么醒了。我走出房间，看见院子的大门开着，零星的烟火，照着一个苍老的身影。

是奶奶。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像在等一个人。

伫立良久，奶奶轻轻地合上了大门，没有插门闩。然后转过身，慢慢地，拖着那条痛风的左腿，走回房间。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，我熟悉那些温情小说的路数。我应该蹑手蹑脚地跑出去，拉开大门，在门外弄几个模糊不清的脚印，或者在门闩上放一个红包。第二天早上，奶奶会以为小叔回来过。

可是我没有。